宋岳忠武王金陀全編

DS
751
Y25Y84
1740
V.1

LIBRARY
AUG 7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38/62
ASIAN COLLECTION

奉詔進呈

王嫡孫珂亦齋原編

宋岳忠武王金陀全編

本家藏板

皇上聖製岳武穆論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逭其責焉當徽欽北去社稷為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

即位之後當卧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讐而信用汪黄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爲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召之

班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曰相公
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
得以自畨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馭
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輩類皆
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備仁智並
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

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
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師必爲
秦檜所構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
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精
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
望風烈實可與日月爭光矣獨不

知爲高宗者果何心哉

乾隆四年十一月　日

江西建昌府瀘溪縣儒學教諭臣岳士景薰沐敬謹錄刊

重訂金陀編序

庚申之秋新吳岳生士景捧其重訂乃祖金陀編以
進因請序於余敬啟帙則恭錄
皇上聖製論冠其首大哉
王言所謂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外者其深知
忠武之心而可樹萬世臣道鵠矣昔人於忠武朱僊
之役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無難以違詔進兵若
然是跋扈不臣耳夫所貴乎純臣者寧使功之無成
不敢有幾微玩視吾君之意忠武葢知道者寧肯蹈

此舉也惟是朱儒告捷有其時會機宜之可乘宋事大克有濟而中道墮之千古垂恨焉豪傑之舉事也當功未成效未奏之先每預揣其必然以爲不爽要未遂計時量日如有共左券之操忠武則不然志切中原經營十載致梁興慕義來歸尋遣興渡河招徠河北山東忠義逮大兵北向所在忠義堡社爭相響應咸製旗貯粮以徯王師至金之將帥亦密請內附况朱僊去汴京止四十餘里向使金牌不下刻期渡河而京城復乘破竹之勢鼓義旅之鋒更與韓吳諸

大帥分道鼎進而河朔燕雲並次第可復忠武之言曰直抵黃龍府黃龍故址在今直隸永平府北忠武神算夫豈虛語耶夫不煩招集而益數十萬之師不待輸輓而具百萬之餉不俟陷銳摧堅而數千里之輿圖可因人心而歸屬此何如之機會計時度日左券可操而失於交臂其可痛也天眷忠義篤生文孫鄭侯爲世通儒著金陀一書以闡揚祖德士大夫與懷盛烈咸願得是書而讀之乃代遠年湮生復重加校訂以公諸世厥志可嘉讀

宸翰褒忠而忠武之大節愈顯余固樂得而推論之憶庚子典試浙江得以拜瞻忠武廟墓作詩以弔其於朱儒之役三致意焉念生請之殷爰即詩首章所未盡者爲暢其說以援生云

乾隆五年季秋之月中澣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吏戶兵工四部侍郎臨川李紱題於郡城之石芝園

重訂金陀編序

岳鄂王以蓋世之勳而遭權奸之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大息痛恨於其間也且夫宇宙之恒存不泯者精誠而已矣精誠於幹國爲忠貞於克家爲孝慈此皆可形外閱世者也余於王及王後嗣徵之宋南渡支裂王復建康以扃北戸取襄漢以遏上流平羣盜以清根本又設間廢劉豫以除腹心害微王恐諸帥不克當雖欲限江淮而守之弗能也王之忠貞亦至矣哉不幸奸臣掣其肘臂金牌一下恢復無功又不幸以莫須有三字獄繼之以死斯不得不

委之數矣所幸者事久忠昭生平行烈概見篇翰則又什襲珍藏亂離不能灾風霜水火不能侵削而傳之以遠久遠是不獨其子孫之能葢若天之所重精誠之所注而不敢廢者焉聞王下獄時奸相令搜其家得御札束之左藏南庫子商卿公請於孝宗還之鄞侯既長遂手相付以膜也侯奉遺命誤金陀編上之朝越元代止所公重鋟之以流播江右迄今世遠年湮此卷幾乎鐘久紐絕器習瓠刓乃裔孫士景又能收拾補綴力營刊布是編始克崇煥而復新則又不獨天之所重精誠之所不廢而其子孫力為

多焉嗚呼侯也不生大夫既没矣平章不傳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矣千鈞一髮之際弗致墜折而益增隆重豈非王忠貞之隱念足以堅永以開哲孫而諸嗣孝慈之苦衷又厚自矢勵以聿光乃祖所謂玉磨而加瑩鏡礱而愈光風雨之後日星倍朗者哉宇宙間一精誠已耳精誠見於文字可以斗懸山立垂休裕永夫豈與詹詹小言可同年而語余既與岳生同里始獲莊誦是編知天之所重精誠之所不廢恒在於此又重生能孝慈於其祖而不隳厥志如此也乃敬爲之序

乾隆四年孟秋月中浣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吏兵二部尚書遜齋甘汝來謹題

重訂金陀編後序

大易之贊乾其言曰純粹精也夫以乾剛健中正之德而直底於純臻於粹可謂至矣猶必詣極乎精洵乎毫髮無遺憾而復絕爲莫可幾也宋高宗製旗以賜先忠武王題曰精忠當時萬舉以褒王績耳詎意精之一言遂爲王千古莫易之評哉王罹非辜權奸三代領史逞其誣謗盡滅功狀王生平駿烈碎諸精金具埋沙礫矣天眷王後喆孫鄴侯公著金陀編若干卷上之朝被旨三省看詳宣付史館元代史局郎據以立傳嗣是炳炳烺烺日月麗天忠之

精者始克盡露其忠則是編之關繫於王誠鉅哉余撫江右之明年奉新副貢生士景舉其重加剞劂者恭捧以進余讀之亟喜生之能弗墜先澤且可存以昭百代臣道之表也覩原集稍多節畧亦間有增入語再四按閱緐複去而旨要具存則節非徒務簡而增亦非同湊雜鄰侯可作應亦弗罪其肆妄爾此青出吾見士大夫相與闡揚王祖忠烈者庶克全覩廬山面目確信精之一言允為確論而王之忠為負絕莫可幾矣夫爰盥沐而攄其說於編末云

昔

乾隆四年歲在己未仲冬月朔

廵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

裔孫　濟薰沐敬題

增訂忠武王年譜

世系

- 贈太師成
  - 太師立
    - 太師和
- 鄂王飛
  - 震
  - 雷
    - 經緯
    - 綱紀
  - 雲
    - 申甫
  - 霖
    - 琛
    - 珂
  - 霆

右皆金陀編所已載者爵號俱載編內餘弗贅

徽宗崇寧二年癸未
二月十五日王生

宣和元年
十七歲

崇寧三年至政和七年
二歲至十五歲

宣和二年
十八歲

重和元年
十六歲　娶夫人李氏

宣和三年
十九歲

宣和四年

二十歲　始受知宣撫劉韐補郎　冬父和卒棄官

宣和五年

二十一歲

宣和六年

二十二歲　任偏校

宣和七年

二十三歲

欽宗靖康元年

二十四歲　補校尉受知大元帥補承信郎　遷秉義郎　隸留守宗澤爲統制

靖康二年 建炎改元

二十五歲　轉武翼郎　與澤論陣法澤嘉之　上書奪官　詣招撫張所所待以國士補修武郎　復歸宗澤

高宗建炎二年
二十六歲　遷武功郎澤虁隸晋守杜充

建炎三年
三十七歲　竒功轉武經大夫　累遷武德大夫授刺史　諫充棄京師　充降金王戰兀朮捷之

建炎四年
二十八歲　復建康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鎮撫使　辭通泰請規取中原未允援承楚

紹興元年
二十九歲　充江淮招討副使討李成　江淮平　遷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屯洪州

紹興二年
三十歲　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討曹成嶺表平　轉武安軍承宣使

紹興三年
三十一歲　討虔吉等郡盜　盜平請免屠虔入覲賜精忠旗授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紹興四年
三十二歲　兼荆湖鄂岳等制置使復襄漢六郡　六郡復除清遠軍節度使封武昌縣開國子　屯鄂州兼起營田

紹興五年
三十三歲　除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武昌郡開國侯　討楊么　么平授檢校少保進封武昌郡開國公

紹興六年
三十四歲　梁興來　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　姚太夫人薨　奉特詔起復攻僞齊進兵蔡州

紹興七年
三十五歲　入覲對良馬問　起復太尉除湖北京西宣撫使　受寢閣命　以忤張浚歸廬起復　請討劉豫　豫以王討見廢

紹興八年
三十六歲　入覲諫和議之非

紹興九年
三十七歲　上謝赦表忤秦檜意　授開府儀同三司　請展陵寢不允

紹興十年
三十八歲　金叛盟奉
詔禦兀朮　授少保河
南北路招討使　捷郾
城　捷朱仙鎮　奉金
牌班師　援淮西

紹興十一年
三十九歲　除少保樞
密副使　閱兵忭張俊
罷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以秦檜張俊誣害下獄
十二月二十九日王薨

附

紹興三十六年
孝宗卽位詔追復王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賜葬
臨安府西湖上以一品禮子雲祔夫人李氏復楚

國夫人雲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妻鞏氏復
淑人雷追復忠訓郎霖震霆及雲子申甫雷子經
緯綱紀俱補郎
孝宗淳熙四年
詔賜謚有司擬謚忠愍詔覆議乃改謚武穆
乾道六年
詔湖北立廟賜忠烈廟額
寧宗嘉泰四年
詔贈太師追封鄂王雲贈武康軍節度使

理宗寶慶元年
詔改謚忠武
景定二年
詔改稱忠文追封雲繼忠侯雷紹忠侯霖續忠侯震
緝忠侯霆纘忠侯
元順帝至正九年
詔王封加賜保義餘如宋
明太祖洪武九年
詔王仍稱武穆從祀歷代帝王廟配宋太祖享

英宗天順二年
詔王廟賜額忠烈有司春秋祭享著祀典
穆宗隆慶四年
詔王仍諡忠武
本朝康熙二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巡幸浙江
勅修先忠武王飛墓
乾隆四年　臣士景恭讀
皇上聖製武穆論

天語褒忠超越萬古士景適重訂金門編成敬謹錄刊
登諸帙首以昭日星而垂海內云
王二十一世孫士景謨

年譜外錄

明太祖詔定歷代帝王廟從祀功臣 洪武二年

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名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 從嘉靖釐正本

世宗諭祭文 嘉靖十八年

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諭祭於宋忠臣武穆岳飛曰昔宋運將終爾克盡大義精忠丕著敵者畏之使當時賊檜不生

則有宋或未至絕豈特爾亡於賊檜手哉朕纘承天位今有事於顯陵南之荆楚道經爾祠特遣重臣諭祭於爾惟爾其欽承哉

神宗勅封文 萬歷四十三年

言念眇躬纘紹靈基惟聖賢之典謨是重撫綏夷夏抑古今之忠義可褒咨爾宋忠臣岳飛大孝昭天精忠貫日憤洩靖康之恥誓清河朔之氊原職宋忠文武穆鄂王茲特封爾為三界靖魔大帝保刼昌運岳武王成造冠帶袍履一分特遣御用監太監李福齋捧前去湯陰縣岳廟懸掛

爰命道衆取以某月日爲始啟建金籙告聞矜典顯播王封懸倘冠袍用揚聖悃咸使聞知

封號尚冠施用協聖衷咸使聞知

受命追褒取以某月日爲始欽 進金寶告冊符典覽擇王

鄂國金陀粹編原序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珂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葢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紀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竢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托植楹之

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桮棬之澤俱存於家豈非疏戚細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途人之如已而狥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與嗟乎事病於邁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之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遺烈攷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腹之圖穀城之碁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摭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爲

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於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稡五編爲一名之曰金陀惟先王功在王室名在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網羅放失之助庶世開功名者或將有考焉耳不然篤璣瑷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昔皇宋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塗初

吉珂謹序

新增鄭侯行實畧

鄭侯珂字肅之號亦齋晚號倦翁續忠侯仲子也起恩陰折節讀書博學能文遍交當世知名士爲世通儒寧宗嘉定間遷奉議郎遵父遺命蒐輯王祖事蹟著金陀編二十五卷上之朝被旨宣付史館由是王寃白而忠烈益昭國史實録院始得所叅據矣尋著續編合爲一集以行世每睠念中原與懷祖烈輒見諸詩歌論者謂忠義憤激不減乃祖風概希蹤往哲嘗跋朱子感興詩歎其倡道東南叚不得操杖屨而從

學生平著作甚富程史及愧郯錄玉楮集尤著名自登仕籍敭歷中外初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兼管內勸農事有惠政轉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又爲湖北漕帥並以廉幹稱累功封通城縣男賜紫金魚袋仕至中大夫尚書戸部侍郎進封通城伯食邑七百戸理宗紹定間加封鄴侯致仕卒諡莊僖衢州開化縣明孝宗朝浙江參政周本奏稱岳氏重興乃侯之力詔取其嫡裔世襲庠生以旌其賢德云

金陀編爲鄂侯所手著一丕揚祖德以作忠教孝因敬槧以傳弁之簡端元季侯曾孫江西平章止所桂公續刻於江右同時樞密張吳陵暨明侍御唐龍池遞相傳刻皆云得自江西本郎侯此本也顏以金陀侯自序取漢制佩章之義釋之者云分陀佩之華者若宛委編謂仙陀佛寺名岳侯著書此寺因名金陀蓋非也侯晉封鄂郡時有紀恩詩士林傳誦載玉楮集桯史一書所載多南北宋及張忠獻史文惠秦相諸人逸事侯之著作咸推此爲絕唱其次則有琬琰集與愧郯玉楮並傳統侯

續刻以垂不朽云

甲子冬裔孫士景恭譔

岳鄂王金陀粹編目錄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卷之一　經進金陀編表一道

經進高宗皇帝宸翰

卷之二　經進高宗皇帝宸翰

卷之三　經進高宗皇帝宸翰

卷之四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　崇寧二年至建炎三年

卷之五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　建炎四年至紹興三年

卷之六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　紹興四年至五年
卷之七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　紹興六年至九年
卷之八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　紹興十年至十一年
卷之九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　遺事　又遺事　昭雪廟諡　跋
卷之十　經進鄂王家集　表　跋　奏議等
卷之十一　經進鄂王家集
卷之十二　經進鄂王家集
卷之十三　經進鄂王家集
卷之十四　經進鄂王家集

卷之十五　經進顳天辨誣通叙
卷之十六　建儲辨
卷之十七　淮西辨
卷之十八　山陽辨
卷之十九　張憲辨
卷之二十　承楚辨
經進百韻詩

金陀續編目錄

卷之一　絲綸傳信錄官誥

卷之二　絲綸傳信錄　雜詔
卷之三　天定錄前編　孝宗朝追復詔誥
卷之四　天定錄次編　寧宗朝追封詔誥
卷之五　天定錄後編　理宗朝改謚詔誥
卷之六　百氏昭忠錄　此三卷稍節
卷之七　百氏昭忠錄
卷之八　百氏昭忠錄

經進金陀稡編表　嘉泰四年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臣岳珂狀奏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武文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勳籍中更讒詆雖蒙朝廷昭雪錄官然尚未經襃贈臣先父臣霖累准國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受御札手詔及行蹟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竊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概今來所刻被受高宗御札八十六軸釐爲三卷

所修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籲天辨誣五卷通敘一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奉旨事理詳天定錄次編

岳鄂王金陀粹編卷之一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柱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高宗皇帝宸翰上

建炎四年

九月先臣自泰州援承楚初引兵屯三墩遂抵承州轉戰踰月三捷送俘行在賜札及金酒器

勅岳飛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方今國步艱難非

卿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耶奈何江表尚多餘寇卿可竭力措置擒獲必期靜盡毋使越境為吾之憂姑賜卿金注盌一副盞十隻聊以不永懷也

九月先臣始入通泰劉光世奉詔援承楚不肯渡江遣裨將王德往以虜遁奏賜扎付先臣協力勦撲

近據劉光世差王德等統軍過江之後累奏戰捷殺獲金人甚多賊久駐江淮即漸抽退其未去者數雖不多若不乘勢剿除終作腹心之患正諸將立功報國之秋

也岳飛奮命許國忠勞甚著朕常嘉之令可與先世所
遣將領等協力並進期於勦撲當議不次推賞其有能
獲龍虎太師者白身與除觀察使

紹興三年

春大寇陳顒彭友等據虔州以叛上以江西安撫
大使李回薦奏命先臣往討夏先臣至虔州時餽
運艱阻上乃降詔督責計臣且賜先臣札令進兵
朕已親勅諸路漕臣應副卿軍馬錢糧坐貶嶺外之罪
卿當體國疾速統率精銳人馬前去務要招捕靜盡無

使滋蔓罪有攸歸仍具起發日期及沿路所至去處逐
旋以聞
先臣奉詔進兵遂擒顔友等虔州悉靜七月召赴
行在
具奏省卿殄滅羣寇安靖一方應無遺類爲異日之患
也朕甚嘉焉已詔卿赴行在可即日就道勿憚暑行紀
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朕不多及
紹興四年
春先臣奉詔收復襄漢以圖中原會方議通虜好

垂於深入乃賜扎令進兵無出舊界

勅岳飛卿忠義之心通於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媿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漢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慎毋出李橫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踈虞朕當重眞賞典以旌爾功故茲筆諭無慢我言

劉光世請措置襄漢不許止令其整兵爲後援賜

扎

勑岳飛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亦可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勇士氣所向無前孰能禦哉

夏五月進兵襄漢克之捷聞賜扎問方畧

勑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於心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

紀律素嚴士皆効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刼前功遂廢卿可用心籌畫全盡之策來上若多留將兵惟俟朝廷千里餽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足以爲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修治壁壘萬無劉豫肯爲運糧之理今既渡江屯泊何所金國及僞齊事勢强弱卿可厚金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蓋國計之所在也故茲筆喻深悉朕懷

李成益兵來戰復敗之賜札問方畧又諭先臣爲

誘敵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敢之氣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餽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當有以處焉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令留人馬權暫少盡作守城之失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牽致敵師再來併力掩擊勦殺然後雖真實少留人馬並皆不敢有所侵犯也卿再籌之朕不遙制

冬十一月虜僞合兵入寇賜扎令先臣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
下卿夙有憂國之心愛君之誠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
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十二月先臣提軍趨合淝賜扎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于
我武務深得乎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即爲擣虛之計眷
兹忠畧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紹興五年

二月先臣還自廬州遂入覲上錫賚貤恩併賜札
賜岳飛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澤一資母封國夫人
孺人封號二冠帔三道

夏四月奉詔討楊么師至長沙賜札
近得奏知卿已到潭州時方盛暑將士良勞朕以湖湘
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
並著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置獲宜朕甚嘉之然今去
防秋不遠若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捍禦更宜多筭決
致成功此朕所望于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

就議也

大破楊么賜扎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憂良用欣憮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並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第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吏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卿必與張浚議之熟矣或有陳情可具奏來

湖湘平還屯武昌賜札

勅岳飛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方措置遣得力人間探無使寇擾窺伺卿今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而緩圖之事不素定難以猝應卿其用心體國萬一有警當極力捍禦乘機勦殺無少疎虞卽卿之功仍日具的實動息奏來

紹興六年

春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囏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恢復於不

基而奸宄未銷尚張陵于中夏殆欲親蒙矢石身屬櫜鞬報兩宮遷越之仇拯百姓流離之苦坐嘗薪膽疾首痛心十年於茲終食屢歎今委學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姿總貔貅之衆居懷憤激期于蕩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傳號令之中嚴樹雲霓之徯望無兗近發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里不擾副予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舍爵策勳朕不敢忽故茲親筆諭悉至懷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札申諭眷倚之意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淪沒痛心嘗胆不敢遑寧已命相
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
倘有機會無或後時所冀二聖還歸故疆盡復用副朕
平日眷注責成之意

二月督府議進屯以圖中原先臣乃移鎮襄陽賜
札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爲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
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
意敦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僇力同心協贊事機

庶克有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也

三月丁內艱賜扎命起復

比聞軍中奏知卿遽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人臣大義國而忘家移孝作忠斯爲兩得已降制命趣卿起復卿宜體事機之重略常禮之繁無用抗辭即祗舊服乘士卒銳氣念國家世仇建立殊勛以遂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至也故兹親筆諭悉至懷

秋先臣將按邊上恐給餉者不繼乃賜扎

朕將遣大兵按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守令監

司措置餉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擢其
或不虔致悞國事亦即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九月先臣還至武昌偽齊寇淮西賜扎撫問且趣
出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療治然戎務至緊
邊報甚急累降指揮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懷善
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僚屬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兵
之在遠者自當目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遂
忽國事朕將親臨江滸矣卿併悉之

十月得逆豫軍吠堯之書於境上賜扎

古之人見無禮於君者必思有以殺之今劉豫劉麟四出文牓指朕為孽虜首惡毀斥詬罵無所不至朕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蒙被國恩尚忍聞之不動心乎備錄全文密以示卿主辱臣死卿其念之

淮西寇已遁賜扎止先臣東援之師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聞卿果以目疾為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

慮慎藥餌安靜調養至於求閒之請非朕所知雖累請
無益也故茲親筆以示眷懷

前詔未拜先臣已提軍至九江奏至玉音宣諭輔
臣以先臣有尊朝廷之義復賜札嘉獎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狥國竭節事君於卿
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更不須進發其
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
亦卿平日之志也

冬先臣奉詔出師襄漢賜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士
卒勞苦卿宜勤加撫卹用副朕懷

師至襄漢賜札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戎昭再臨襄漢顧霜露之
肎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而歎
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恥所宜勉力用究遠圖卿
適來目疾更安好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初先臣下商虢至長水獲捷會淮西有警遂還至
是復與僞齊戰于何家寨牛蹄等處俱捷賜札且

申述前功

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隘松柏之塞仍脩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方申嚴漕餉督責計臣俾逵赴于師期厲士無傷于飢色卿其勝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狃于前勞用克當乎大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既揚將見左支右吾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併賜扎戰鞍繡韉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

名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檜樣至軍中賜札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勁决卽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勿用

紹興七年

春旣下詔招陷僞官吏乃賜先臣札令以德音更

撫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廹于虜威中致睽絕豈棄君而從僞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倘能懷忠

體國率衆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
與寬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卿
可作恭被親筆手詔移檄中原州縣官吏等

復賜扎命招諭僞齊親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衆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
不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
意

春三月先臣扈蹕至建康召至寢閣玉音宣諭有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語先臣奉詔時劉光世罷兵

上意屬先臣乃賜札王德酈瓊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
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耻拯海內之窮天意
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叶力勉赴功名行賞策勳當
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倘違斯言邦有常憲
先臣既奉詔兼統劉光世軍乃上恢復奏上親批
紙尾
覽奏事理甚明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
制惟勅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怫朕至意

復賜札諭以先發制人之意

前議已決不久令宰臣浚至淮西視師因召卿議事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所宜深悉

先臣奉詔復申述前志以贊上恢復之決賜札報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啟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嘉歎不忘至於數四自餘令相臣浚作書具道惟卿精忠有素朕所簡知謀議之間要須委曲叶濟庶定禍亂卿邇來目疾必安好特茲親諭

先臣奉詔將出師秦檜力主和議從中沮撓王德
軍之議遂止賜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
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方可
給付仍具知禀奏來
先臣奉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事不合上
章乞解兵柄賜札慰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子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
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先臣復上奏乞持餘服賜札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原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先臣懇免不已詔遣中使宣諭仍賜札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鍼自期正朕所望于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秋卿爲大臣義當同恤

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勛今再封還原奏勿復有請

先臣奉詔往督府議軍事畢還屯復上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諸副朕至意

秋七月淮西軍酈瓊果叛賜札諭先臣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俊爲淮西
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酈瓊意謂朝
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初八日脅衆叛
去朕已降詔開諭兼遣大軍如無歸意卽行掩捕卿宜
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知卿體國愛民之心深契朕懷
感歎無已

復賜札命先臣招諭酈瓊
近日酈瓊領軍北去止緣除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衆

情疑慮雖瓊忠義有素而不能自信倉卒間遂至大變
朕降親筆與瓊委曲喻之使知朝廷本意乃已不及聞
瓊與卿同鄉里又素服卿威望卿宜遣可委之人持書
與瓊曉以朕意若能率衆來歸不惟赦除罪犯當優授
官爵朕已復召劉光世不晚到行在瓊之田產布在淮
淛諸郡已降指揮令原佃人看守以待瓊歸卿爲國之
大將朕所倚注凡朕素懷卿之所悉可子細喻瓊使其
洞然無疑復爲忠義在卿一言也

先臣前奏以本軍討劉豫上既允奏復奏請建都

上游會淮西軍變事俱中止因賜札報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君愛國之誠朕懷國家之大耻竭盡
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怠於心但以
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西軍叛事宜異前未遑亟舉而
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
來固不害爲恢復之圖也惟候機會以決大策地遠不
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前猷副朕責成之意
先臣奉詔遂不出師第行邊備守上復以上流爲
慮賜札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
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後每懷過慮長江上
流一帶緩急之際全賴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
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
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先臣奉詔以舟師屯九江賜札兼遣使燕勞

比降旨命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
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
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

意卿宜悉知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二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高宗皇帝宸翰中

紹興八年

先臣被旨入覲時虜方議和先臣因賜對力陳和議不可信意逮還屯和議卒成上賜扎報諭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宫未還母兄家族在遠夙夜痛心

不免屈意商量然皆卿等僇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
人革面如此此卿等之功朕豈能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
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常作不虞
之戒以圖永久付茲親札尚體至懷

河南來歸賜札報諭

今月二十七日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
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
此皆卿等持危扶顛之效功有攸歸朕其可忘尚期飭
備以保全勳親札特諭

紹興九年

朝廷以虜奸方密賜先臣札令毋得過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惟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發付此親札諒宜悉知

紹興十年

朝廷得諜報金人果欲敗盟賜札令先臣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

智精謀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關防爲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遠憂故茲親諭

夏五月虜大舉入寇先臣聞警即奏乞面陳機密會巳詔令諸帥進兵毋輒不許趨令乘機破敵仍問至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朕所嘉歎况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巳委卿發騎兵至陳蔡光許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琦及遣舟師至江州

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
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
來上朕所虛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時河南盡陷復詔趣先臣進兵賜札

金人過河侵陷東京復來占據已劃舊疆卿素蘊忠義
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
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

劉錡據順昌抗虜先臣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援

奏未至復賜札命進兵

金賊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撒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況卿忠義謀畧志慕古人若出鋭師邀擊其中左則可以圖復京師右謀應援關陝外與河北相近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惟是機會不可不乘付茲親扎諒悉注懷

先臣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琦奏未至復賜扎趣遣兵

劉琦在順昌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詔旨多遣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奸計更不得頃刻停滯

先臣奏未至復賜扎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策應劉琦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挫衄卽于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

扎

先臣遣張憲姚政之奏旣至復請詣行在奏事賜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
卿乞赴行在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俊親率大兵在
淮上卿宜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
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
朕虛佇也

上以先臣復屢請入覲詔不許遣李若虛赴軍前

議事賜扎

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
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

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設施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此親筆指不多及

朝廷以順昌爲憂復賜札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琦不可稍緩有失機會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

先臣密請建儲之奏上上感悟賜札因諭進兵
覽卿親書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
慮精深爲一時智勇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
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傲擾劉錡戰
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
顧之念卿可附近來此機會見可而進或犄角擣虛或
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
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
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

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薇自朕意想宜深悉

先臣得順昌府申狀親提兵進援奏至賜扎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扎趣進兵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鏖擊狼

狽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取勝冀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先臣提軍至蔡賜扎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勤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虜酋庶幾羣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二十八日付

張寫復潁昌府先臣親統大軍去蔡而北賜扎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北向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為計慮虜懷蠆毒恐至秋高馬肥不測豕突當使陳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止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遙制也

先臣過蔡所向破竹又遣將復鄭州陳州捷聞賜扎

覽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

滅殘虜嘉歎弗怠然賊計素懷狙詐雖其奸謀不能出
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已遣
中使勞卿一軍但卿前期奏欲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
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諒宜悉知

先臣奏捷每歸功諸將上遣使賜王貴等三人袍
帶賜札命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功深可倚辦方
今正賴將佐戮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
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

候至可給付也
先臣進兵郾城賜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潁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虜尚在近
境今已入秋須當嚴備以防豕突蔡潁舊隸京西今專
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扞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
腹背之顧在卿方畧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相見事畢
輕騎一來爲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兀朮等欲誘致先臣軍併力一戰朝廷得諜報大
以爲懼賜札令謹愼戰守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
誘致王師相近汴城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爲
進止虜或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
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時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秋七月師在潁昌先臣以輕兵駐郾城時諸將各
復州郡戰屢勝中原震響兀朮復寇郾城先臣率
戲下迎擊大破之兀朮復戰又破之殺其大酋等

賜札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及賊酋率

衆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勁敵志在殄滅
賊衆厭心深所領屬已遣楊沂中悉衆起發自宿亳前
去牽制聞劉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理擇利進
退全師爲上不妨圖賊又不墮彼奸計也特此親諭
鄖城屢勝兀朮斂兵退却捷繼至復賜札褒諭申
述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
遊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
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於

懷比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來韓世忠亦出兵東
向卿料敵素無遺策可乘機度勢仍與劉錡相約卿凡
有所須一一奏來

兀朮攻潁昌先臣遣臣雲大破之中原大震先臣
乘勝進兵朱仙鎮兀朮收潰卒對壘而陣先臣亟
奏請恢復賜札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
義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興邦惟卿是賴已令張俊自淮
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

狨如奸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以應之楊
珪自虜中逃歸有所見事宜今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
遣此親扎想宜體悉

兀术拒兵朱仙鎮先臣以五百騎破之時方議受
降渡河秦檜主和議力請班師先臣抗疏乞進兵
奏至上感悟親扎報諭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
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
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

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可照知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遣兵秦檜復請休兵觀釁降金牌十二趣先臣班師先臣奉詔遂還將入覲會韓世忠在淮陽楊沂中往徐州復賜札令駐京西牽制

比聞卿已趣裝入覲甚副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東向為

牽制之勢俟諸處同爲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晩也

先臣還至廬州始奉牽制之詔而韓世忠已還軍

楚州賜扎報諭令疾馳入覲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爲牽制之勢今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朕佇見之切軍事可得面議遣茲親扎諒悉至懷

見之切宜事可繼而議進發比札諭悉至懷
卿已至盧州世忠却已歸建康皆疾驟入覲以圖再行
並以韓世忠出戍淮陰委卿留京西爲辛卯之變今圖

幾行賜札報緣令疾驟入覲

先臣還至盧州始奉辛卯之詔而韓世忠已還軍
也

非告以變令出處同愍進止大言無恥深諳未見未允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三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高宗皇帝宸翰來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諜報兀术韓常將入寇先臣聞警即上疏

乞會諸兵破敵整兵待命奏未至十五日寇已渡

淮駐廬州界報至賜札令出兵至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

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支吾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以副朕懷

二月四日先臣在鄂未奉前詔念虜巢穴必虛上疏請直擣京洛又恐上急欲退虜乞親出蘄黃相度以議攻卻奏未至賜札趣進兵

比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力與賊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

後腹背擊賊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虜已廹和州七日復賜札趣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札趣卿倍道前來合
力擊賊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
緩恐失機會也再札諭知
九日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十一日行因
奏聞未至上遣中使至軍賜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于和州巢縣下寨
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

發親扎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爲往諭朕意諒卿
忠智出于天性不俟多訓也

先臣時以寒嗽在告力疾發鄂會所乞合諸帥兵
破敵之奏始至賜扎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義許國之意嘉歎
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
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
兵自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
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扎想宜體悉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復親扎催出兵
比屢遣手扎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軍前來共
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攄素志
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桀黠頭目皆在淮西朕度破敵
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荅去年宥密之詔不爲
虛語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于卿今機會在此曉夕
以竢出師之報
先臣叠奉前詔乃益疾馳以行十七日先臣乞擣
京洛之奏至朝廷果亟欲退虜賜扎令緩京洛之

行

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李顯忠等皆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蘄黃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兇渠則天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耳遣扎諭知

是日既詔緩京洛之策而先臣乞出蘄黃之奏適至賜扎嘉諭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州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

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早夜籌畫必思
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
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
勝嘉歎之至
十九日先臣出師之奏始至上賜札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聞卿
見苦寒嗽乃能為朕勉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
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
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

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邀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兵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宜體會

先臣出師蘄黃親以背嵬先驅入廬州兀朮韓常

等聞風遽遁三月一日報至賜札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以停迹除其後患則卿此來不爲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札令先臣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軍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來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剿僇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免其後來之患以卿體國之意必叶心共

濟不致二三也

先臣軍在廬州兀朮已遁得張俊報虜已渡淮盡絕乃還軍舒州具奏候進止會兀朮復窺濠州先臣聞警即發舒州進援朝廷未得先臣奏聞警賜札趣出兵

兀朮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提軍至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且廬通水陸諸路漕臣皆聚于彼卿軍至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

已行下諸漕爲卿一軍辦糧草不管缺乏付此親諭

先臣還舒之奏上上嘉奬賜札仍趣令夾擊以定

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巳渡淮卿只在舒

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愼不敢專輒進退

深爲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朮用酈瓊計復來窺濠州

韓世忠等巳見在提軍措置卿可星夜起發前來廬州

就糧直擣壽春與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兀朮以定大

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

先臣自舒州疾馳十三日至定遠縣兀朮已先八日破濠張俊不能救楊沂中幾覆兀朮方據濠聞先臣軍將至復夜遁踰淮時朝廷方得先臣發舒州之奏賜扎嘉諭

覽奏知卿聞警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能如此據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

不已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先臣得張俊報韓世忠已還楚俊亦還滁州先臣旣獨以孤軍駐定遠而虜已悉遁乃復還軍且具奏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還楚復賜札令先臣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途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難支吾累奏告急卿智畧有餘可為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賊勢以援世

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已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亦遣兵前去併欲卿知

紹興九年 補附

先臣自紹興四年平襄漢始興營田之議六年兼營田使七年進大使至是兵農漸合耕戰並舉上慨然有復古之意御扎賜諭屯田三事

曹操嘗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俊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

斛都國例置田官數年間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每患糧不繼分兵屯田
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
爲邊害以詭計令吳罷守于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
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
年乃有十年之積

御賜舞劍賦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佇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振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捍鼙鼓以靈鼉千妖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貝冑朱綅而正色虎裘錦裼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

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廻翔取諸身而奮躍上其手而激昂縱横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熊飛餓虎吼搖虩虪射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欻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淩厲清淳絢練負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决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羽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廻環光冲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懲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左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目而三接風生兮旌旆襜襜電走兮

形庭曄曄陰冥變現靈怪離獮將鬼神之無所遁逃豈
蠻夷之不足震慴斃乎闔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之
冂衞其武未工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
飭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延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
以宣武臣之力或歌曰洸洸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
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
然詔伶官斥鄭衞遐色者使覘乎軍容教舞者使覘乎
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而蹈厲僉謂將軍之舞劍
古未之至

右高宗武文皇帝御書賜先臣飛唐喬澤裴將軍舞劍賦按文粹賦在第四卷中臣珂家藏天筆盈笈大概皆兵事節度臣固悉具之甲子奏篇惟是書以游戲翰墨渙錫寵光故另增錄有御書璽及巳未小璽以殿于篇臣既系寶章復伸蠡測輒陳蕪賛式著宸心賛曰

維中興焯人文燀皇靈卽清燕垂翰墨光日星揖蜂怒市駿骨期混并駕古作示休寵作豪英臣有劍淬三河苞兩京舞絕世扶浮雲開大清帝有訓誓臣節

式欽承誰掣肘起奮衷憤裂纓鬱干將在寶匣長悲
鳴後百年血鄄支鍔尚腥刻斯石表帝心傳龍庭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四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杙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行實編年　計六卷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改元建炎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封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封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封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癸未歲　先臣和遺事　初歲遺事

先臣名飛字鵬舉於是年二月十五日生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莫考凡數千載皆韜跡不耀望雖出于山陽郡先臣實家湯陰亦未知其

所以從自先臣成以下皆以力田爲業及先臣和時有膂田數百畝僅足廩食值河北屢歉飢者甚多先臣和常以所入粟數升雜蔬爲糜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貧苦之飢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曰彼飢者亦人耳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尚求飽耶吾哉吾之僅有以濟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有貸其財弗償者折劵棄之無慍色鄉人咸愛而敬之先臣方在孕有父老過門聞姚氏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位至公孤父老忽不見及生先臣之夕有大

烏若鴿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取以名焉未彌月黃河决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卒襁抱坐巨桑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没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氣節沉毅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强記書傳無所不讀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能常得燭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其要領輒棄之為語言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嘗學射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自示其能連

中的者三指以示先臣曰此可以言射矣先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因以所愛弓二贈先臣先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及爲將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射未幾同死先臣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奠于同墓而泣又即所遺弓發三矢而後反先臣和覺而詰之對曰射三矢者識藝之所由精也祭畢而酬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先臣和始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狥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聲曰惟大人許飛得以遺體報 國家何事不敢爲先臣

和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　年二十　從敢戰　擒陶俊賈進

先臣和卒

真定府路宣撫使劉韐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應募韐一見大奇之命為小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掠居民官軍屢敗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先臣往戰用奇計即擒俊進二賊餘黨悉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徒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哀毀骨立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

不復問

宣和五年癸卯歲　年二十一　留家守制養母

宣和六年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是年三月賊張超率衆數百圍忠獻韓琦故墅先臣奮然曰賊敢犯吾堡耶鄉乘垣引弓一發貫賊吭而踣賊衆奔潰墅獲以全是歲從平定軍稍擢爲偏校

宣和七年乙巳歲　年二十三　爲平定軍偏校益練武技

靖康元年丙午歲　年二十四　檢次覲虜　謁大元帥

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轉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隸宗澤軍

夏六月有某路團練知先臣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榆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衆皆畏怯先臣單騎突其陣出入數次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虜服潛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亦棄不復問閒行歸相州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先臣

受命出日薄暮自以四騎徑入賊營賊咸驚愕先臣呼倩等言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于草澤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酒酣倩謂曰倩等驟擾外縣今受招恐未免誅僇先臣開諭再三忽一賊起搏先臣先臣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數百人由是受知于大元帥補承信郎分騎兵三百命先臣往李園渡嘗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轉成忠郎以曾大父諱寄理保義郎未幾

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相持于滑州大捷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次北京以先臣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改元建炎）丁未歲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借修武郎　論兩河燕雲利害　從王彥戰新鄉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隸杜充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衝突

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先臣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皆奮擊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智勇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此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先臣一覽即置之後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陣圖飛熟視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測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況飛今日以偏裨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

纖無遺類矣澤曰如爾言陣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大槪謂恢復宜亟宰臣不能輔導遠圖意書奏忤用事之臣謂小臣越職言事非所宜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三軍汝自料能敵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

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爲將不患其無勇而患無謀故
曰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
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言即瞿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
人也因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
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所曰主上以我招撫
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臣因與歷
言兩河及燕雲利害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
下視河北如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
缺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百二河山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

千里首尾連綿不相接應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健甲精兵憑據衝要深溝高塹峙列重鎭使敵人入吾境一城受害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復則燕雲未可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取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獲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乃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

糧食徙其民人與其素習之士卒席捲而歸徙付以空虛
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則竭其財力以實之
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稍安定之後一呼而入
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
也河南河北亦正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爲
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哉爲招
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地以爲京師之援耳不然天下
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虜既得河北又使河南險要既
失莫可保守幸江幸蜀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

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一死惡足道哉所大悅借補武經郎命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虜勢盛彥軍石門山下先臣約彥出戰彥不進先臣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下有劉姓者數于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聽先臣怒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而舞諸將鼓譟爭進遂拔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時先臣已兩捷賊擁衆而來先臣厲衆力戰士卒重傷先臣亦身被十餘創卒破之

俘獲士馬甚衆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先臣堅臥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享士間走彥壁乞糧不許乃引所部益北又戰賊于太行山獲馬數十疋擒拓拔耶烏數日復戰先臣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虜大帥黑風大王其衆三萬悉潰走虜人破膽先臣自知為彥所疑乃自為一軍歸宗澤澤命為留守司統制次年澤卒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從閭勍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轉武功郎

春三月合肇宣贊兵與金賊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
黑龍潭龍女廟側又官橋俱捷擒千戶渤海漢軍兒等送
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勍保護陵寢八月與金人大戰于汜
水關賊有勁將往來馳突甚銳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
賊潰官軍奮擊大破之又被檄留軍竹蘆渡與賊相持糧
垂盡先臣用計襲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　年二十七　破王善兵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轉武畧大夫借刺史　解陳州圍轉
武德大夫授真刺史　誅杜充留守京師　戰鐵路

步　戰盤城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戰
溧陽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謝先臣曰京師存亡在此一舉時先臣所部纔八百人衆皆懼不敵先臣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其陣賊衆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至酉大敗之賊悉潰散轉武經大夫又賊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臣與戰擒之轉武畧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州肆兵出掠充檄

先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以游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等善兵不敢出勢遂沮數日戰于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卒甚衆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復與岳亨從陳淬破善衆會杜充欲棄京師之建康先臣力諍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碩望且不守他人奈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留守盍圖之充不從遂隨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

六合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
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出先臣叩寢閤
諫之曰勍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臥薪之
勢莫此爲甚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
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旣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
諸將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高枕于此乎雖飛以孤軍
效命亦何補于國家因流涕被面而言充漫應曰來日當
至江滸竟不出未數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
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往虜戰戰方酣大將王

變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遁去獨先臣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遁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計諸將恟恟欲叛戚方首亡爲盜先臣麾下亦有從者先臣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偷生苟免身死名滅何裨耶建康江左形勢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爲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几不爲紅頭巾者隨我于是傅慶劉經等以軍從金人遣人說充降許封以中

原如張邦昌故事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屬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服先臣威信恩愛有密白先臣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方者先臣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强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被上賞乃還故鄉豈不榮哉必能湔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爾曹叛衆皆懽然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先臣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餘級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

十八人駐於廣德之鍾村時糧食匱乏先臣貲糧于敵且
發家貲以助軍至與士卒之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
獨畏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肆如常時虜之簽軍至其地
者皆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附之凡萬餘人虜侵溧陽
縣先臣遣將劉經夜半馳擊敗之生擒女眞僞同知溧陽
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十二人及千戸留哥等